

【文化人物】

王蝉教授，我心中的大先生

□许振宁

王蝉教授是我十分崇敬爱戴的老师。如果说我和山东大学曾结过缘，开阔了思想，学到很多知识的话，都是得益于王老师。

王蝉(1929—2021)，山东蓬莱人，新中国成立前在青岛参加革命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考入人大第一届研究生，后留校教学。上世纪60年代初，成仿吾招山大教师，考虑到父母是山东人，来山东更方便些，王老师便到山大政治系(那时还没有分出哲学系)教学。1970年后，文科迁到曲阜师范大学，任教四五年。后再回山大哲学系任教至退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在校时，张系朗老师教我们哲学课，很亲切，我很喜欢这门课，就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课下逐渐熟悉了，在校园中相遇，都相互打招呼。当然我此课的考试成绩也是很好的。一晃毕业，我回济南做中学教师，几次通信，张老师详细告知我要多读书丰富知识，学哲学要订阅《国内哲学动态》等，为了学习方便，他便建议我找老师：“山师大的于超、姜利生等老师，知识底子是很厚的；山大的王蝉、王复山等老师更行！”

考虑到山东大学哲学系更专业且离我家近些，就拿着张系朗老师的信到山大新校南教工家属宿舍去找王蝉老师。敲开王老师家门时，接待的正是她，才知道王蝉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她和蔼可亲地让座倒水，老伴是历史系的隋老师，也很热情，我都不好意思了。先自我介绍，拿出信件说明来意，攀谈起来。他们比我年长20多岁，算是我的长辈“老师”，可他们并没有把我作为晚辈“学生”看待，平等交谈。得知来意，他们鼓励我趁着年轻，在繁忙的教学中多学习，发展自己的兴趣，并说尽可能提供学习机会。第一次见面，坦率、轻松，各自都留下了好的印象。

随后的几年里，王老师就在开学前把系里打印的《上课时间表》(也有手抄写的)寄给我，上面印有专业、年级、课程名称、学分数、每周学时、教室(实验室)、教师上课时间(节次)课程类别、修课人数、备注等。让我根据兴趣和工作安排去听课，当我选好课后，她还告知我应注意的事、授课老师特点等，便于我学习，甚至有时临时变动，也想法告知我。

王老师讲“当代哲学”“哲学原著”“马列哲学原著选读”(有时又称马列名著选)等，她是“原著”，特别是“唯批”的专家，给本科生、研究生和党政干部都上过课，都很受欢迎。她还邀请我去听课，我听过一学期王老师的“唯批”课(即列宁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用的教材是1982年10月王蝉、魏以铨合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讲解》(山东大学哲学系马列哲学原著教研室)。王老师边讲边板书，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结合现实分析透彻。记得有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课，天气温度骤降，很冷，没有暖气，我听完《唯批》两节课，脚都冻了。过后和王老师谈起，她呵呵笑，说有我这样的坚持学习精神，一定会有所成就。

我听过刘大钧教授讲《周易》(选修课)。《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古往今来，考证训诂，释家如林，研究者代代相传，而《周易》又深

奥、幽玄，深不可测，敬而生畏。刘老师讲课不疾不徐、有板有眼，每次讲完课都要留下“作业”，就是他划定一段文句要求背诵，而且强调要背熟，下堂课抽查。有同学抽查没过关，他轻轻警告一下，说如再抽查不过关，就劝其“不要选这门课吧”。由于工作关系，我听《周易》课不连贯，也听得不多，不知刘老师是否真按“要求”去做。毕竟这门课如果只是听，是很难真正掌握的，背熟了，就易于弄懂掌握，这也是刘老师研究中的体会。

我还听过龚兴老师的“欧洲哲学史”“欧哲史原著选读”，记过很多笔记；听过颜丙昱老师的“中国哲学史”，请教了一些问题；听过臧乐源老师(臧克家长子)的“伦理学”，臧老师语音洪亮，中气十足，讲课中满满正能量，我和他谈起过臧克家的诗，请他在诗集上签过名，他陪老伴在历下医院住院，我们邂逅，谈及听课往事；听过肖放武老师的“自然辩证法”，熟悉了不少里程碑意义上的发明发现，以及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听过王守华老师的“日本哲学史纲”，了解了日本的政治运动及著名思想家，没有教材，老师自刻两本油印教材；听过王晋升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被芜杂的各种思想流派所困扰；王文思的“法学概论”，对我影响很深，他是律师，我对王文思老师渊博的法学知识很是佩服，对法律知识渐生兴趣。学习了这些知识，我陆续到新华书店买了先秦诸子论著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阅读，用名著滋养心灵，更开阔了境界。

王蝉老师还给我选中文系的课，我听过著名诗人吴开晋(笔名吴辛)老师、牛运兴老师的“当代文学史”，他们娴熟生动的讲解，使我对师专中学习的内容更巩固加深了一步；听了周来祥老师、马龙潜老师的“美学概论”，对美的认识提高了层次。周来祥老师德高望重，美学功底深厚，在美学界特别突出，那朗声的“美是崇高的”(非伦理学的“崇高”)曲调犹在耳边；还有学习版本目录学课，使用的教材是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校雠学略说》，由山东大学翻印油印本，我到山大校内书店购买的，虽艰深，掌握了这门知识还是很实用的；还听过讲座“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等。王老师还建议我听她认为有深度又讲得好的研究生课，如“德黑格尔《小逻辑》研究”，周立升老师的“老子研究”等，终因和我的教学工作有冲突而遗憾放弃。

我去旁听课，由于比学生年龄大一些，有老师学生还以为我是研究生，有的学生课下还来向我请教探讨，我就解释我不是研究生，是旁听学习的。有的课我先主动向老师介绍我自己，老师也是允许的，有时还鼓励两句。还有的是王蝉老师事先告知了授课老师，王老师一封信中说：“你准备听什么课，最好事先告诉我一下，这样我可以事先向授课教师打个招呼……”我想事先告知、征询看法，也是对授课教师的礼貌。

手中还有十几封王老师的信件、抄录手稿，搬家还有几封信件找不到了，我是作为“文物”一样珍藏着，念及这段忘年交情。

在我的心里，王老师是位大先生。

(本文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济南作家协会会员)



11月5日，观众在国博观看大理石女性头像浮雕圆盘残片(新华社)。

□肖焯

11月6日，国家博物馆迎来一个特别的展览：“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这个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特别展览，将通过展出近280件文物来诠释古希腊历史上对“美”的追求及其多样化表达。虽说博物馆是最不缺乏美学的地方，但“美”“美学”并不是展览名称中的高频词，将“美学”与“生活”联系起来的展览更不多见。

这个展览是否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展现一段历史，一种文化？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美学”的概念有一个初步了解。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美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式，探索人如何感知欣赏美并产生审美观，审美体验又如何影响人的思想情感。不管它的概念如何冗长，有关美是否具有客观标准或完全主观属性的辩论如何激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人们在视听等感官层面与美的互动以及他们的美感体验对这门学科是很重要的。简单来说，就是这门学科与“人”“人的感受”是高度相关的。由哲学家李泽厚提出，在我国20世纪后期的美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实践美学”，将美学从单纯注重主观体验拓展到关注美与社会实践、文化实践的紧密关系。如此，美学与“社会背景中的人”的关系也建立起来，成了一个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当前的美学研究愈加关注美在不同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探索，日常生活也因此成为一个愈发重要的研究领域。历史上生活本身的独特美感逐渐被揭示，这个将古希腊的美学与生活相结合的特展就很好地融入了这项研究的潮流。

“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寻美，永恒的主题”，主要展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公元前1世纪日常生活中展现古希腊人审美和创造力的各类器皿。例如阿提卡黑底红画陶水罐，它的设计采用了公元前5世纪发展而成的红绘风格，黑色的背景上绘有爱神厄洛斯、酒神狄俄尼索斯和两位酒神狂女，厄洛斯在用他的水瓶浇花，这一意象象征了旺盛的生育力，而花朵本身就是美的象征。红画水罐上生动美丽的神话场景，充分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

第二部分名为“爱美，不变的天性”，主要展出古希腊人如何“打扮自己”，从首饰、服饰、妆容等方面展示他们的审美偏好。例如“阿伽门农面具”的主人迈锡尼国王的一条金鹰项链。鹰在古希腊文化中被认为是鸟中之王，代表了力量与权贵，组成这条项链的十颗珠子每颗都描绘了一对镜像对称的鹰，翅膀高抬、尾羽修长的鹰形象彰显了他的权力与声望，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称之美。

第三部分名为“铸美，卓越的塑

造”，不同版本和风格的太阳神阿波罗和美神阿弗洛狄忒雕塑将在这一展厅展出，他们分别代表了古希腊人们眼中男性与女性身材、面容和神态的极致。例如公元1世纪上半叶的那不勒斯式阿弗洛狄忒大理石雕像，轻薄的长袍勾勒出近乎完美的女性特征，手中的金苹果暗示了她曾参与帕里斯裁决的典故。三个部分层层递进，从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的元素，到人们对美的主动追求，再到表现美的精湛技艺，堪称对古希腊人美学观的生动演绎。

在这将近280件珍贵文物中，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陶器、青铜器和金器等，还是古希腊多用于纪念与装饰的雕塑，其实都在讲述一段社会与大众的历史，而非少数人的历史。在近期的历史学研究中，民众角度的社会史与生活史确实正在成为更受关注的课题。相比从前将研究重点放在少数杰出人物或宏大的政治经济历史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挖掘普通大众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和环境下的思想生活，美学作为一个与“人”“人的感受”和“社会实践发展”紧密相关的学科，它的历史自然能为大众历史的研究提供很多灵感。

古希腊文明的诸多特点也赋予了它在展现大众历史方面的独特优势：古希腊文明民主政治的特点决定了古希腊不像其他文明那样有很多权力一手遮天的国王式人物，民众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更容易流传和被看到；古希腊人们对于美学的不懈探索使他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在这方面颇具造诣，卢浮宫镇馆之宝米洛的维纳斯1:1.618的黄金分割比，尽展力量与动感之美的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雕像，无一不展示了当时人们在美术中的智慧与奇思妙想。

相对于将古希腊历史文化浓缩成公民大会上的民主政治或帕台农神庙的建筑浮雕的科普，“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特展无疑为古希腊历史的讲述和文化的传承开辟了一个新赛道。它打开了古希腊历史特别是民众生活史的万花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之前人们对于美学的多样性理解和丰富造诣。我们看到的那些陶器，或许有些就出自一个社会地位不高但有着惊人美术天赋的工匠之手；令人赞叹的精美首饰，或许就承载一个差点被遗忘的美丽爱情故事。

当然，美学史只是大众历史的一个方面，还有诸如瘟疫史、饮食史和性别关系史等也在为大众历史的研究做贡献。“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生活”特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它让我们相信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创意也可以成为被铭记的永恒，跨越千年的不只有重大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甚至一件日常生活器具，它自重现天日时便期待有人能欣赏它的美。

(本文为文史专栏撰稿人)

【文化观】

古希腊千年前的『日常』美学呼唤